



亚·别里亚耶夫科幻小说选

(四)

飞人阿利埃里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亚·别里亚耶夫科幻小说选

飞人阿利埃里

应天士 等译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Александр Беляев

据苏联《青年近卫军》出版社（1963—1964）亚·别里亚耶夫八卷集翻译

封面设计：余连如

飞人阿利埃里

〔苏〕亚·别里亚耶夫 著

应 天 士 等译

出版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发行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刷 盐城市印刷厂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7.25 字数380 000

1985年2月第1版 1985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 000册

书号 10199 038 定价 2.40 元

责任编辑 孙云谷

目 录

飞人阿利埃里·····	云 玉 译 (1)
失面人·····	苏 鄂 译 (204)
教授的头颅·····	应天士 译 (296)
空气船·····	苏 鄂 译 (456)
后记·····	应天士

飞人阿利埃里

云 玉 译

一 炼 狱

阿利埃里席地坐在禅房一般的小屋内低矮窗扇旁。屋里仅有一桌、一凳，屋角里有一张床和几块草垫。

窗扇对着荒寂、凄静的内院。内院如同沙漠的一隅，地面没有小树、小草，有的只是沙子和碎石。四面是监狱般的高墙，围绕着这座阴森的、窗户开得很小的建筑。在建筑物的扁平的屋顶高空则有巨大的棕榈树，茂密的林丛遮覆着这所奇异的学校。高墙把校舍和花园以及外界隔绝。

静寂无声，只有教员和监护员的徐缓脚步，踏在碎石路面上窸窣作响。

如同阿利埃里住房一样的简陋小屋，在这幢校舍里排列成行，室内住着从世界各地到印度马德拉斯来修炼的生徒，这所学校取名为丹达拉特。在校的学生中有八岁的孩子，也有年轻男女。他们构成了一个大集体，但从他们的轻言慢语中，从他们的眼眸里，根本看不到爱慕、友情、亲昵，和相晤的欢欣、离别的悲怆。

这类感情，在学生入学之初就被监护员和教员采用各种方式给荡涤干净；监护员和教员都是印度婆罗门教的祭司、催

眠术家，和主要是英籍的欧洲的新式的通灵术士。

阿利埃里穿了一件粗布东尼卡——短袖长衬衣。脚上连便鞋也没有穿。

他是一个身材壮实、发色浅黄、十八岁左右的年轻人。但是按照这年轻人的面容判断，岁数可能还要小些：他那浅灰色的眼眸里时时流露出稚气的纯真，尽管他额门上已经现出几道浅浅的纹路。年轻的双眼和头发的颜色显现出他是欧洲血统。

阿利埃里纯正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面孔上，一无表情，象是戴着面罩。他仿佛沉浸在深思中，茫然地凝望窗外。

天天如此：监护员恰拉卡规定阿利埃里每天傍晚要反省全天——从太阳出山到太阳落山的一整天里的一切行为，检讨自己的思念、心愿和举止。睡前，阿利埃里得向恰拉卡陈述，面对监护员忏悔。

夕照映亮了棕榈树的树冠和飘浮在天空的 云彩。雨刚停，内院里有一股温湿的气息漫入禅室。

白天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呢？

阿利埃里一如往常，拂晓时便起身。洗脸刷牙，晨祷一番，在大饭厅里吃早饭。一只粗木托盘，托着分发给各人的“卢奇”——面做的饼，几颗难以下咽的地产的坚果，还有一钵清水。

监护员萨基亚按照惯例，用阴狠的眼光巡察着每个学生，絮叨着说，现在他们吃的是甜美的香蕉、糖糕，喝的是浓稠的牛奶。学生们听得晕晕乎乎、高高兴兴地把早饭吃完。只有新到的一个男孩对这种集体的催眠术还没有习惯，惊异地问：

“香蕉在哪儿？糖糕又在哪儿？”

萨基亚走到新生跟前，托起他的下巴颏，恶狠狠地盯望着他的眼睛，下命令似地说：

“定神！”然后又絮叨了一番香蕉之类的暗示。于是，小男孩也就把坚硬的果子津津有味地吃起来，就象吃香蕉似的。

“你为什么戴上头巾？”另外一个瘦精精的监护员，光头黑须的印度人，问一个九岁模样的女孩。

“冷，”女孩回答道，细瘦的双肩怕冷地瑟缩着，她正在发寒热。

“你很热，把头巾立即扯下！”

“嗯，热得很！”女孩赶紧随声附和，一手扯下头巾，一面擦擦额角，仿佛揩汗。

萨基亚慢悠悠地训起话来：学生们应当做到，冷、热、痛都一无感觉。精神应当超越肉体。

孩子们坐着，不吭声，他们举止迟缓，木僵。

突然，吃早饭时问过“香蕉在哪儿”的男孩，抬手从邻座的小孩手里抢过一块“卢奇”面饼，咯咯地朗笑着把面饼塞进口中。

萨基亚一纵身跳到这个犯禁的学生面前，揪扯他的耳朵。男孩疼得号哭起来。顿时，学生们面对这种少有的犯禁举止全都吓呆了：因为这所学校里笑和哭是绝对禁止的。萨基亚一手揪紧男孩，一手拎起一只陶钵。男孩噤声住口，只有手脚还在哆嗦。

阿利埃里心中十分疼惜这个新同学。但是，他为了不露声色，便垂下头。唉，他十分怜惜这个八岁男孩。然而，阿利埃里知道：怜惜同伴也是极大的过失，因为这种过失，他得向自己的监护员哈拉卡忏悔。

“忏悔？”阿利埃里刚闪过这一念头，立即便打消了。他在思考时也已经习惯于谨慎，保密。

萨基亚关照仆佣把头顶陶钵的男孩带走。早饭吃完时，食堂里悄无声息。

这天早饭之后，有几个结业的男女生要离校。

阿利埃里对于即将离去一个大眼睛黑皮肤的少年和一个身材匀称的姑娘，有种隐蕴的柔情；而且也确认，他们对自己很友好。同在丹达拉特度过的几年的生活，使他们心心相印。但是他们都把情思隐藏在冷漠的面罩后。只是趁舍监和监护员放松盯视时，密友们才互换一下情深谊长的眼神，或者握一握手——仅此而已。三个人怀有的这种秘密的友谊，是慰藉他们年轻心灵的热源，如同这死寂的荒地上奇迹般地开放出的一朵小花。

唉，若让监护员得知他们的秘密，他们会用何等凶残的手段摧残这朵小花！他们将用催眠术迫使他们招供，然后用暗示术，以冷漠取代和消灭这种温情。

告别式在院内的铁门旁进行。离校的人们的眼光互不接触，语调冰冷地说：

“告别了，阿利埃里！”

“告别了，告别了！”就此分别，连手也没握一握。

阿利埃里垂着头朝校舍走去，尽量不想友人，抑制着悲怆的情绪，——秘密的思想和心怀只有深夜才能浮现。深夜间的思想感情，即使在催眠状态下，他也不会告诉任何人。阿利埃里内心隐藏的最近一些时候的秘密，即使狡黠的恰拉卡以及学校头目布哈拉瓦也猜不到。

接着上课，宗教史课，通灵学，神智学。然后是有“香蕉”可吃的午饭，饭后又是英语课、印度斯坦语课、马拉提语课、梵

文课……接着是晚餐。

“你们已经吃饱啦！”萨基亚对学生暗示。

晚饭之后——“集会”。阿利埃里在丹达拉特“炼狱”中已经受过吓人的磨炼，但此时他得参加对新生的“见习作业”。

一条狭窄的暗黑长廊，只点一盏灯火摇曳的昏黯的油灯，烂棉花搓成的灯芯，冒着油烟。长廊通向一个没有窗户的大房间，房间里也点着同样一盏火焰暗淡的油灯。房里有一张笨重的大桌，地上是几块草垫。

阿利埃里和一组高班级的学生，木然不动地呆站在屋角石板地上。

仆佣领进一个十四岁的男孩。

“喝下去！”教员把一只水杯递过去。

男孩驯顺地强忍着喝完那杯气味呛人、又苦又涩的汁水。仆佣连忙剥下男孩的衬衣，在他身上涂抹了一层发散油脂。男孩吓呆了，惊愣着。然后又激动起来。他不时地喘着粗气，瞳孔放大，手脚抽动得如同纸板制成的小丑。

教员把地上火焰闪忽的灯盏举起，问：

“你看到什么？”

“我看到刺眼的太阳，”男孩眯起双眼回答道。

男孩的感觉变得十分过敏。喁喁细语对他来说仿佛雷鸣，他能听到墙上蜘蛛的爬动声，听到房里每个人的呼吸声，在场的每个人的心脏搏动声，以及阁楼上角落里蝙蝠的颤动……正常的人无法察觉的一切，他能看到、听到和感觉到。

一些学生往往以昏厥结束这种“实习”状态，另一些学生会顿时精神错乱。还有一些学生在经过这种猛烈的“实习”后，再也没有在阿利埃里眼前出现过：他们或则死去，或则成为疯子。

阿利埃里体魄健壮。他以十分结实的身心经受了形形色色的磨炼。

正当星星初现时，阿利埃里的房门被推开了。恰拉卡牵着一个神色惊惶的黝黑男孩走了进来。

“坐！”他关照那男孩。

男孩木偶般地坐到地上。阿利埃里走到恰拉卡跟前弯腰行礼。

“他是新来的，名叫沙拉特。今儿由你照管他。你心安么？”

“嗯。老师。”阿利埃里回答。

“你有什么可忏悔的？”恰拉卡猜疑地问。“谁若对自己永存戒心，才能趋于净地。”恰拉卡探究地紧盯着阿利埃里的双眼问：“没有回想往事？”

“没有，”阿利埃里断然回答。

这所学校的学生绝对不准回想入学前的生活、回忆童年和思念双亲，而且严禁提出涉及他们的过去和将来的问题。学生们谁也不知道自己将来如何，训练他们去干什么，几乎也没有人记得自己的过去了。谁要对往事还历历在目，而且记忆力太强，那么催眠术就用来帮他们把过去的事忘光。

恰拉卡用探究的目光又望了一下阿利埃里的双眼后，才走了出去。

沙拉特一直纹丝不动地坐着，就象一座青铜的小塑像。

阿利埃里谛听着渐走渐远的恰拉卡脚步声，然后微微一笑了一下，——一天当中的第一次微笑。

丹达拉特的学生只有两条路可走；大多数人走的一条路是完全彻底地丧失意志力，最好的情况则是神经系统全部受到损伤。极少数体质和意志十分坚强的人，才有另一条曲折

小径可走；机灵的口是心非，巧妙的随机应变，象演员一样伪装起来。阿利埃里属于后者。他竟然能够假装进入谵昏状态，以对抗催眠术的作用。但象他这样的人不多。稍一疏忽，假面具就会被戳穿。这里的监护人员不仅是学生心灵的、而且是肉体的主宰。

阿利埃里悄无声息快步地走到沙拉特面前，絮语道：

“他们马上就来惊吓你，不管你看到什么，都别怕。全都是些花招……”

男孩惊恐而又迟疑地望望阿利埃里。这所学校里没有任何人对他如此亲热地说过话。

“若是你不想给他们揍，顶要紧的就是：别哭，别喊。”

沙拉特忍住了悲泣。窗外蝙蝠在悄然疾飞，有时飞进窗内。屋内砖墙上，壁虎在捕食小虫。男孩紧瞅着它们，心情平静下来。

阿利埃里点亮一盏油灯。橙红的火舌使屋内有了昏然的光亮。窗外吹来的夜风吹得灯火悠悠摇曳，阿利埃里映在砖墙上的暗影也随着跃动。房间的四角仍然浸沉在昏暗中。

男孩对面的屋角里，有个东西正在爬行。沙拉特细细一看，吓得一身冷汗。墙缝里有一条黄色花斑蛇爬了进来。蛇头肥短，颈脖肿胀，肚腹扁平，淡黄色的颈部还有一圈圈镜片似的黑色斑纹：眼镜蛇！

紧随在这一条眼镜蛇后面，爬进另一条深褐色黑蛇，再后则是全黑的、灰色的蛇，一条接着一。群蛇在房里漫游，把男孩围在当中。

“坐着，别动，别吭气！”阿利埃里象平常那样毫不在意地坐着，低声关照，自己则木然不动。

蛇群愈发逼近了。它们的前半截高高地昂起，颈脖肿胀

得仿佛扁平的盾牌，直直地盯牢男孩的眼睛，随时准备向他扑去。

阿利埃里用隐约可辨的口哨吹出凄恻的由三个音阶组成的单调的音响。

蛇群不再游动，凝听着哨音，尔后垂下头，徐缓地爬回屋角，在地缝里消失。

沙拉特然仍呆坐着。冷汗在面孔上流淌。

“行！”阿利埃里啜嘴了一声。可是这种表扬并不确切，不喊也不动，只是由于他已经吓痴了。

一阵风带着茉莉花的甜香扑进屋内。乌云遮没天际的群星。雷声炸响，不一会儿热带的暴雨刷啦啦地倾泻下来。空气立即变得清爽多了。闪电照亮了对屋的墙壁，并在院内积满的雨水中现出反光。

男孩轻松地喟叹了一声，从僵呆中苏醒过来。可是，新的磨炼正等待着他。

屋内和邻室相隔的草垫，突然升向高空。于是，沙拉特看到一间灯火辉煌、地面铺着白漆布的房间。房子中间有一只大虎。灯光正照在老虎的眼眸上，于是这条金色斑纹的畜生眯起眼睛，不乐意地摆动着虎头。它那有弹性的尾巴时时拍打地面。

不一刻，老虎双眼适应了刺眼的灯光。它眯着眼，紧望着沙拉特，虎身伏到前爪上，鼓起劲，发出低沉短促的吼叫，随时准备猛扑过来。

沙拉特抱住头，狂喊了一声。

他觉得肩膀被搭上了，“来咬了！”男孩惊悸地闪过这一念头。可是，肩头上如此轻轻一拍，不象是猛兽的脚爪子搭了上来。

“你为什么叫喊？”传来阿利埃里的声音，“教员为这事要惩戒你的！我们走吧！”阿利埃里牵起沙拉特的手，几乎是强行地让他站立起来。

此刻沙拉特才敢睁眼。草垫依然挂在原地。屋里晦暗朦胧，窗外暴雨声渐渐停歇。沉闷的雷声从远处传来。

沙拉特几乎知觉全无地晃悠悠地跟着阿利埃里走。

他们穿过一条昏暗不明的长廊，走进一扇小门。阿利埃里让沙拉特走在前面，大声说道：

“走吧！这儿是楼梯。别摔倒。”接着又悄悄儿说了一句，“当心！不管出了什么事，都别叫唤。不用害怕。他们吓你是想让你变得不知道什么叫畏惧。”

阿利埃里回想自己当年头一次经受的这类磨炼。那时他孤身一人。谁也不来指点他，安慰他。

沙拉特吓得抖抖索索，踏着倾圮的楼阶一步一步往下走。他们眼前是一个森黑的地窖。有股潮湿味道。空气沉滞而有霉味。石板地上有一层冰冷的淤泥。顶空，落下一滴滴大水珠。隐约传来汨汨的流水声。男孩也不知该向哪儿走，便把手臂伸向前方，免得撞着暗处的壁障。

“走，向前走！”阿利埃里推着他。

沙拉特向前面的黝黑地段走去。突然，传来一阵一阵低沉的呻吟声，粗野的嚎叫声，以及疯狂的笑声。尔后转为凶险的静息。在这暗地里似乎到处都有活动的怪物。沙拉特觉得不知一个什么冰凉的东西牵住他。猛然响起一声震得地面发颤的霹雳：

“走！走！……”

男孩的一只手碰上腻滑的石壁。另一只手也同时碰到另一面侧壁。地窖成了窄缝。沙拉特向前挪步已十分艰难了。

“走啊！走啊！”阿利埃里不断地命令着。可是，随时又悄声关照：“别怕，马上就……”

阿利埃里的话还没有说完，沙拉特发觉脚下的地面骤然崩裂，于是跌进了一个无底深渊……

沙拉特摔倒在柔软潮湿的一种物体上。一块沉甸甸的拱顶从上面向他压来，把他紧扣在地上。他喘息，呻吟着。

“别吭声！”他听到阿利埃里的低语。

不一刻，拱顶升起。四周仍然一片暗黑。突然间，一团发光的云块从暗中显现。这云块象巨大的蓄着白胡须的老汉。老汉从月下雾霭般的发光的衣衫下抬起一只精瘦的大手。嘶哑低沉的声响传了出来：

“你要想活，快起来，一直往前，别向四边看！”

于是，沙拉特服从命令。他悄声哀泣着站了起来，顺着长廊挪步向前。地窖四壁开始显出昏然的红光。窖内也暖和一些，随后又热得炙人。四壁愈加发红，并开始聚拢。壁缝里喷吐火焰，火舌变得愈来愈亮，愈来愈近。它只要再接近一点，就会把沙拉特的头发和衣服烧着。沙拉特吁吁直喘，渐渐失去知觉。有人把他扶住。最后，他听到的是阿利埃里的悄悄的絮语：

“可怜，沙拉特……”

二 丹达拉特

阿利埃里一觉醒来，第一个念头是：“沙拉特真可怜！”

沙拉特的神经受到过度刺激，于是只好将他送进校内医疗所。医生迫令他喝下掺有烈酒的热牛奶，孩子渐渐地睡着了。并非自愿的“导游”阿利埃里，才回到自己住房。

阿利埃里洗脸时，太阳已经升起。锣声咣咣。他穿上一件麻纱衣服代替日常的粗织的长衫。学校里有贵宾光临。

早饭后，导师和高班的学生在大厅集中，大厅里排列着圈椅、长椅和条凳。长形大厅顶头是铺着地毯、缀满鲜花的舞台。窗扇全部闭紧，奇形怪状的青铜枝形吊灯照亮了大厅。

不一刻，服饰迥异的来客出场了。来客中有一些肃穆、黝黑、胡须花白的老者，这类人物穿着丝绸衣衫，衣衫上还镶有珍珠宝石；另有一些精瘦的巫师术士；也有额门上用恒河粘土画出种姓标志的不同种姓的代表。代表们穿着粗布拖基*和绣有各色条纹的旧式短衫，脚上穿着庄稼汉的单梁布鞋。另一些来客身畔挂着小铜钵，这是苦炼教徒的风习。也有只裹着一条被单，拖着一双木屐的来宾。

管辖督府的外国官员们最后出场。这些个头高、皮肤白的英国人，身穿白色西装，一副目空一切的架势，在头一排圈椅上坐定。

学校的头儿们谄媚地接待了这批官员。

舞台上站起一个身穿印度服的白种人，此人是校长布哈拉瓦。他操着十分纯正的英语，以华丽的言辞热情欢迎贵宾光临，并要求来宾们“赏光视察丹达拉特为培养人间、天主和真理的奴仆而作出的成绩。”

教员们接着便把自己最有才华的学生展示一番。实际上，这就仿佛一场“魔术师与通灵术士们的会演”。

学生们一个接一个地走上舞台。在催眠术的作用下，他们能复现各种事件，极其准确地说出某一来宾往昔说过的

*拖基是男式服装，状如裙裤。

话。有几个学生的感受力竟然敏锐得可以察觉别人无法发现的来宾中一些人的动作。教员们宣称，有些学生能够看到大脑在思考时发射出来的信号，“而且由于一些器官的下意识的反射动作能‘听到’思考过程”，就是说不仅能“看到”，而且能“听到”头脑的活动。这一切都“经当场试验所证明”，引得来宾们叹服。

献演绝技的还有几个年轻“术士”。他们身上能发射出强烈电火，使钨丝灯泡发亮，周身有一道大粒火星组成的光轮。另一些“术士”则能在黑地里看见一切。

然后表演另一类特技：表演者只听对方说几句话，看看对方面容、动作、外貌特征，就能确凿地说出对方生活中的近事。

阿利埃里看着这类演出，心里想：

“他们若把对学生的种种磨炼给大家瞧瞧，才好哩！”

阿利埃里在这座炼狱中经受过一切磨难。他最近一次受的磨炼名为“受灵”。他想到那阴森的仪式，内心就十分悸动，这是学生们结业前一定得奉行的礼仪。学生们被派到即将咽气的病人床前，搀起垂死者的双手，等到病人断气的瞬间，他们就得和死者嘴挨着嘴，把死者的临终的一口气吸进自己口中，多么恶心！但是，阿利埃里能够自我控制住。

一阵喧响声，打断了阿利埃里的沉思。

校长请来宾进入另一个大厅，在那里将有另一种节目。

师祖伊苏斯——马捷列依在这里将亲手给神智学社团“白色分团”成员颁发结业证。

大厅内一片绿荫和无数鲜花。舞台上铺着地毯，象是常青藤、玫瑰、茉莉点缀起来的一座凉亭。一阵阵炙人的热风从洞开的窗外吹进。酷热得很。来宾进入大厅后，便扯下搭肩

的披巾，挥摇起桐叶扇。一个肥胖的扎明达*，悄悄地把一片枸酱叶塞到嘴里。

前排两张黄绸铺垫的镀金圈椅上坐着的是：一个戴着眼镜，蓄着灰白卷须，上了年岁的英国人；英国人身旁坐着一个胖女人——外籍贵妇，此人脸色鲜嫩，花白卷发修剪得短短的，身穿着印度服装。他们是神智学社团的头头布隆劳先生和德蕾金夫人。校长给胖夫人奉上一束鲜花。

客人就座，天蓝色制服上饰有白夹竹桃花环的男女幼童组成的合唱队唱起颂歌。颂歌的尾声中，马捷列依出现在花亭般的舞台上。

全体起立。不少来宾跪了下来。

“师祖”身穿天蓝色长袍。他那脑袋上垂披下长长的卷发直到肩头，嘴巴上有一抹短短胡须，模样儿很象意大利画家笔下的耶稣圣像。那张俊俏的过份女性化的、甜美的脸上，带有“天使”般的笑意。他抬起双手祝祷。

外籍贵妇赞叹不已地望着“师祖”的标致脸庞。她丝毫不带任何宗教色彩地欣赏着这位圣者。

胡子客布隆劳发觉邻座的这种目光，皱了皱眉头。

颁发结业证的仪式开始，一个个没完没了地弯腰行礼。有的社团成员将胸前的徽章摘下，又交到“师祖”手中，为的是再一次领略一下圣者亲手赠与的喜悦。这些人跪在马捷列依面前，“师祖”抬起双手，把鲜花撒向他们。

然后，“师祖”开始演说，并使听众折服、入迷，以至于引得听众歇斯底里的狂叫，不少人昏倒偃伏，不少人抽搐痉挛。

马捷列依——这个新的菩萨的化身又为众人祝祷一番，

*扎明达即地主。